

以藝術的力量翻轉城市意象—南特河口雙年展

王思晴

前言

「城市」是人們的記憶和過去的儲藏室，也是文化傳統和價值的儲藏處(Walter Benjamin, 1986)。因此，「城市意象」意即城市靈魂的象徵，是城市本身的獨特形象及深層內涵的體現。

自古以來，南特的城市意象就與其地處羅瓦河口的地理空間密不可分。十八世紀以降，由於發達的三角貿易而坐擁「西方威尼斯」的美稱；而在工業化時代的浪朝之下，南特也由於蓬勃的造船業而在歷史脈絡中保有重要地位。直至 1970 年代，工業化城市的衰退期來臨，南特的輝煌色彩逐漸褪去，其後更隨著造船廠的關閉，就此被外界視為一座「沈睡的城市」。然而二十世紀末的南特已然從沈睡中甦醒，透過「藝術」的介入與創意元素的結合而重獲新生，如今搖身一變成為「奇異的城市」(La Ville Bizarre)。

南特的「藝現」生機—城市再生三部曲

自 1989 年起，南特市長 Jean-Marc Ayrault 與白晝之夜的策展人 Jean Blaise 聯手為南特的城市意象帶來了轉變的契機。

在城市規劃與執行方面，Ayrault 市長致力於回饋城市的重要歷史與人文景點及經常被遺忘的地標，遺產、現代主義和城市升級透過系統化的方式組合。對當時的歐洲而言，這種企圖以「藝術」帶動城市再生，進而扭轉城市意象的想法是大膽而前衛的，在計劃之初，來自在地社群的質疑聲浪鋪天蓋地的襲來，然而富有遠見的 Ayrault 市長選擇與 Jean Blaise 並肩合作，並堅持此計畫的兩大原則：首先，文化供給必須具備免費性質；此外，文化活動發生的場域必須為戶外的公共空間。從這一個時期起，文化與設計將成為南特的重要城市政策與關鍵發展動能(Coëffe, Morice, 2013)。筆者將依照目標層面的不同，將此後一系列的城市再生計畫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主要著眼於提升在地社群的文化資本。於 1990 年到 1995 年間，Jean Blaise 透過舉辦免費的露天展演活動—Les Allumées 劇場節與其他大型城市進行文化的交流，這些來自各地的表演者，以音樂會、劇場等不同形式，散落在各個城市角落演出，點亮了無數個南特的夜晚，也為南特帶來了振奮人心的新氣象。而隨後的古典音樂節 La Folle

Journée 同樣以此概念進行，以首屈一指的演奏為主體，吸引了為數眾多的觀眾慕名造訪。

另一方面，活化工業遺產閒置空間也是此一階段的重點所在。除了前述之展演活動，主要都在工業活動所遺留下來的棄置空間進行之外，餅乾大廠 LU 的舊址被改建成文創園區，為藝術展演提供舞台；而過去風光一時的造船廠，結合當代科技與造型藝術的創意，則化身為一座大型的夢工廠—機械島，不但是當地居民的休憩場所，如今也成為引動南特觀光的重要指標。諸如此類的街頭展演活動與空間再造，目的皆是使不同年齡層的在地居民對文化參與產生興趣，進而提升當地居民的「文化資本」，作為後續計畫的暖身開場。

緊接著第二階段以翻轉對內及對外的城市意象為軸，Jean Blaise 決定借重公共藝術的力量作為媒介，自 2007 年起為期三屆的河口雙年展即是此階段的重頭戲：以散佈在羅亞爾河(Loire)河畔的公共藝術品足跡，創造南特

市與聖澤納爾間二十幾個城鎮的社群連結，進而重塑城市意象，吸引國際目光。

近年來，此系列計畫側重於發展「藝術」引動的文化觀光活動，觀光與文化之間的緊密連結被視為一個重要的轉捩點。2012 年起，南特之旅(Le Voyage à Nantes)取代河口雙年展，成為更具務實精神的當代藝術節慶，於每年夏天的 7 月至 9 月，當代裝置藝術貫穿整座城市，透過特殊路線的規劃，將博物館、歌劇院、畫廊、特色商店、藝術裝置串連，使街頭巷尾瀰漫設計與藝術的氣息。此一藝術節慶舉辦的宗旨是將藝術普及於大眾，進而成為引動觀光的能量，使藝術的介入成功賦予城市非同尋常的空間價值。

以公共藝術重塑城市意象—南特河口雙年展

公共藝術不再只是為了提升藝術的欣賞而已，而是要能夠真正影響社群/社區內外人們的生命。(Mary Jane Jacob, 1995)。由於第一



(左起)圖一、二、三：2007 年、2009 年及 2012 年河口雙年展海報。

階段的計劃累積了城市文化資本的底蘊，南特河口雙年展(Estuaire Nantes)便應運而生。自 2000 年起，源自於 Jean Blaise 排序集合的想法，欲使當代藝術收藏品沿著羅瓦爾河口分散展示的空間概念，為此後為期三年的河口雙年展拉開序幕。值得注意的是，分別在 2007 年(圖一)、2009 年(圖二)、2012 年(圖三)舉辦的三屆雙年展同樣具備著兩大精髓。

首先，藝術家為河口雙年展創作的公共藝術作品皆須仰賴於南特的在地意象，或是與歷史脈絡作結合。例如借重「維納斯的誕生」(圖四)寓意的裝置藝術，是藝術家為曾在美好年代(La Belle Epoque)聲名大噪的釀造廠 La Cigale 創作的作品，透過公共藝術，南特將釀造出獨一無二的城市意象。另一方面，獲邀參展的藝術家都在國際上具有相當的知名度，起初，此一作法再次引來許多批評，然而 Jean Blaise 之所以捨棄在地的藝術家，是希望能夠借重這些知名藝術家的名聲，吸引國際的關

注與報導，從而對外建構起藝術與城市意象的連結。例如造船廠停業後，城市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一艘擱淺待修的船(圖五)，彷彿剛剛經歷劫難，不知所措，而此一藝術作品即象徵著南特的歷劫重生。與此同時，許多慕「藝術」之名來的文化觀光客，為城市創造出前所有的體驗，而藝術之於觀光的潛力也可說是由此彰顯。

如學者 Phillips(1995)所言，公共藝術的職責並不是在眾所公認的地點上，置放永垂不朽的物件，而是協助建立公眾—透過行動、想法、介入，鼓勵看似不存在的觀眾進來參與。這些沿著羅瓦爾河的雕塑及其他藝術作品於展期過後被保留在原地，使得整個藝術里程碑和許多被忽略的遺產因重新討論藝術本身而被發現，不但形成了永久的當代藝術旅遊路線，也成功串連起聖那澤爾與南特之間如居民、企業家、藝術家、漁民、環保組織等不同的在地社群聚落，提升地方認同感，這些藝



圖四：釀酒廠 La Cigale—藝術將為南特釀造出屬於維納斯的「美」味。

術作品給予南特的煥然一新的面貌，除了乘載過去的歷史，同時也為城市帶來新的意涵，對於翻轉城市的意象做出很大程度的貢獻。

結語

公共藝術被期待在視覺上與經驗上，皆為提升人們的生活品質做出貢獻 (Shin Dongshuk, 1999)，隨著城市藝術氛圍的建立，觀光活動的增加為居民帶來的經濟效益也扭轉了民眾起先對於公共藝術的印象，彼時最大的反對聲浪來源：當地商家，在體會到商店融入藝術元素所帶來的注意力後，也不再認為所謂的公共藝術是仕紳限定的文化產品，而開始相信其作為翻轉城市意象所能貢獻的力量。

由前述可見，河口雙年展不論在文化發展、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層面皆為南特做出了相當程度的貢獻。隨著公共藝術的力量為南特帶來城市意象流變，藝術不再被視為劃地自足的單獨類別，而是悄然充斥在生活中各個領域的一種氛圍。(Steinman, 1995)。然而一座城市發展的建立仰賴著長期文化政策目標的堅持，以及各利害關係人的支持，南特作為第一座以藝術的力量翻轉城市意象的城市，也證明了文化的普及，其實就意味著研究如何讓藝術與文化走出高牆大院，深入到廣大羣眾當中，有別於城市先發展觀光才考慮文化藝術的可能性，南特以藝術的元素帶動整座城市的發展，在文化與觀光間取得平衡，即是南特的精神所在。



圖五：南特一艘歷劫重生、準備啟航的帆船。。